

石
零

慈禧西行



石
零

慈 禧 西 行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慈禧西行/石零著. 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97.2

ISBN 7-5063-1163-1

I. 慈… 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5662 号

慈禧西行

作者:石 零

责任编辑:刘进元

装帧设计:苏彦斌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电话:65005588 转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100026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地质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280 千

印张:12.75

插页:2

印数:20100

版次: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163-1/I·1151

定价:18.50 元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国家一级编剧，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。

辽宁盖县人，曾先后毕业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和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，学习美术近十年，七十年代末改行做编剧至今。

主要作品有：话剧：《爱，在我们心里》、《老宅》。电视剧：《无字的歌》、《太阳从这里升起》、《有这样一个民警》、《百年忧患》、《好人燕居谦》、《宰相刘罗锅》（作者之一）和《慈禧西行》。

其电视剧作品多次获“飞天奖”，并获得过“金鹰奖”、“金盾奖”及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

现为中央实验话剧院专业编剧、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特约编剧、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特约编剧、公安部金盾影视制作中心特约编剧。

第 一 章

阳春三月，正是颐和园一年里最好的季节。知春亭畔，柔软的柳枝轻拂着水面，湖水拍打着堤岸，发出哗哗的响声。玉澜堂大殿前后的白紫两色玉兰花期已过，枝头上只残存着零星的拳头大的花朵，在嫩叶中显得格外妩媚。晨雾如纱浅浅遮盖在湖面上。湖两岸的长堤是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筑的，一溜儿也有六座不同式样的桥。玉泉山的琉璃佛塔，掩映在一片湖光山色之中。远的山近树，都青青绿绿的，如诗似画。

可今儿这里满园的旗幡，几乎是遮了山，掩了树。

沿着昆明湖岸边的石板路上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，里三层外三层。此时此刻，大清国有头有脸的文武官员都来了，他们翘头昂首，踮脚抻脖子朝远处的湖面张望。他们看什么呢？

湖面平静，远处水气氤氲，什么也没有啊。

在文武百官的身后，是千余名身着袈裟的和尚，他们正闭目合十，诵念经文，不过只见嘴唇翻动，不闻其声。

在和尚们的身后，是太监。太监们从园门开始，每隔十步一个，整整地绕了半个湖岸。他们个个手执红绿小旗，眼望前方，垂

手肃立。

偌大个园子，一下子聚了上万口人，可居然连点声儿都没有，唯有微风习习，鸟雀啁啾，整个场面有点神兮兮的。

这里在干什么呢？

大清国正在举行一次空前的盛典。

一抬八人大轿匆匆地往颐和园赶来，前行的“顶马”已经等在颐和园的大门口了。大轿刚停下，轿子里的人那双脚就伸到轿外了，他不等随从撩开轿帘，就已经钻出轿子。他跨越门槛，穿过庭院，沿着游廊，急匆匆往湖边走去。准确地说，他不是走，而是小跑。他的背微驼，因为走得急，身体就越发前倾，给人一种跌跌撞撞，一副随时会摔到在的样子。不要看他现在这副样子，这可是大清国当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，内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、兼北洋大臣荣禄。

荣禄刚刚来到湖边，就听到一阵连续不断的鼓钹唢呐声，呜呜咽咽，由远及近，和尚们的经文也顿扬其声。刚才还齐刷刷地站在湖边的文武官员们此刻唰地一下跪倒在地，并侧目朝远处的湖面看着。

荣禄急忙在队伍中挤了个空儿，也跪下了。跪在他身边的赵舒翘警觉地看了他一眼。赵舒翘也是军机大臣，还兼着刑部尚书的职。他看到身边的荣禄荣大人这副急慌慌的样子，知道一定是出了大事了。

“大人？”他看着荣禄，悄悄地问了一句。

荣禄忙着擦汗。

“出事了？”赵舒翘又追问了一句。

“大沽炮台失守了。”

赵舒翘的嘴张开了几次，终于发出声来：“真的？”

“大沽炮台失守了”，这句话从荣禄的嘴里说出来，虽然声调不高，却不啻晴天霹雳，惊得四周的官员顿时侧目。这可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儿！

大沽炮台是位于渤海之滨，天津之侧的军事要地。它是控扼京津的咽喉要道，大沽炮台失守，就等于说通往北京的门户大开，敌人可以长驱直入了。这个消息对大清朝廷里的任何一个官员——不管他是贪也好，廉也好，昏也好，明也好，这就是意味着他们从此安稳日子算是过不成了。

这是光绪 26 年，即公元 1900 年的事。

当时的中国出了这么件事儿：美、英、德、法、俄、日、意、奥等八国集中了四十余艘兵舰阵列在我天津口岸，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。因为义和团和洋人们作对，烧教堂，杀洋人。洋人们对中国政府说，要么你们把义和团镇压了，要么我们就打进来，自己动手了。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，一个是主张镇压义和团，别和洋人打，称主和派，内阁大学士荣禄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还有一派主张利用义和团和洋人打，这一派以端王载漪牵头，称主战派。在 1900 年的大清国，主战派占上峰。

听说大沽炮台叫洋人夺去了，跪在前面的端王载漪把脸扭了过来，看着荣禄，神色颇为不屑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以职务而论，荣禄在大清国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，可居然载漪竟敢这么瞅他，这也就把载漪的分量掂出来了。载漪也是军机大臣，统管总理衙门。虽然，按大清国的规矩，王爷就像宋朝的宰相，可以“礼绝百僚”，但要说他的权势比起荣禄来还差一截。做为北洋大臣的荣禄，是掌管军权的。可载漪就敢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因为在此前不久，他的儿子溥仪被立为大阿哥。大阿哥就是皇位的继承人，大清国人人都明白，这个大阿哥溥仪不知道哪一天就要承继皇位，溥仪当了皇上，载漪不就是皇上他爹

吗？载漪几乎是在一夜之间，身价顿增。

“大沽炮台被洋人攻下了。”荣禄平静地说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我昨天还得到消息，我们两次击退敌人进犯，且击毁敌舰三艘……”

荣禄打断他的话：“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大沽炮台三天前就失守了，守将罗荣光也殉职了。”

“这、这怎么会？……不，不可能……”

跪在载漪身边的刚毅突然哈哈地笑起来，引得周围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他。在这么个神秘的而又庄重的场合下，他这么样的笑，多少显得有些放肆。

刚毅也是军机大臣，这人是老粗，胸无点墨。别人还能搞点阴谋，他是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且死硬到底。要说这样子做人在官场上不大好混，其实不一定，因为政治上的场面，总是要变的，没有永远总属谁家的理儿。此如说，你要认准了一个死理，脑筋不转弯，弄不好会吃亏。可这也不一定，要是你坚持到底，局面一变，又会占大便宜。刚毅就是这样的人，当光绪帝闹维新最热闹的时候，他看不顺眼，跟载漪是一派，前前后后地骂大街，属于后党。可光绪帝一倒，慈禧太后亲政，他一下子就成了反对帝党的功臣了。随着载漪日渐受宠，他的地位也直线上升，一下子升为协办大学士，成为能在御前行走的内阁重臣之一。虽然不敢跟荣禄比肩，但因为此时此刻，他跟载漪是同一条船上的，水涨船高，他的气势也跟着大起来。

“仲华，你别是上了二毛子的当。”刚毅笑着说。仲华是荣禄的字。

载漪也笑了：“对对，我看这很有可能。”

刚毅又说：“这消息一定是二毛子们造出来的，这年头，二毛子汉奸可是太多了！”

“攻下大沽炮台？”载漪哼了一声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张大师昨天刚调来十万天兵天将守着那个炮台，谁能破得了？嗯？”

“谁能破得了？嗯！”刚毅把载漪的话又重复了一句，旁边的几位大臣听到此，舒了口气，频频点头，好像要是这时还不表示赞同，真与白痴无异。

荣禄没说什么，从袖兜里掏出战报递到载漪的手里。

“你看看这个吧，都写在这上面了。”

载漪看了一眼，正在他惊诧的瞬间，突然，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骤然而起。“老佛爷万寿无疆！老佛爷万寿无疆！”

他们抬头望去，一支船队从十七孔桥那边缓缓地驶过来了。于是，他们也就顾不上说什么了，一起叩首呼喊：“老佛爷万寿无疆！万寿无疆！”

欢呼声和鼓钹器乐声连成一片，真是惊天动地。

驶过来的是一艘龙舟。龙舟长十八丈，宽两丈六。坐在这舟上的就是当今大清国的当家人慈禧太后。我们说1900年前后的清政府、大清朝廷，其实说的就是慈禧太后。没有慈禧太后，这个朝廷的事，这个政府的事儿就说不明白了。她的威望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：要是她不高兴地咳嗽一声，足以让那些头顶一品顶戴的堂堂男子汉，哆嗦得直不起腰来。

可此刻的慈禧太后粉面含春，双目微敛，端端庄庄的，模样儿慈祥极了。她盘腿坐在龙舟的莲花宝座上，手持宝瓶，扮做观世音菩萨的模样。在她的右侧是四个手持法器的金刚，左侧是四个托盘提盒的侍女。在她的身边呢？是那个举臂握拳迈着弓箭步的韦驼。

龙舟从湖面上缓缓驶过。龙舟上的人们如凝固的雕塑，一动不动。

可扮做韦驼的李莲英，那两只眼珠却不时地飘向慈禧，察颜

观色。他心里有个大谱，虽然这是场戏，可是，必须往真里演。只有演真了，太后老佛爷才高兴。当然，也不能真大发劲了，忘记了自己做奴才的本分，万一老佛爷坐得不舒服了呢？万一老佛爷哪儿不得劲了呢？他一直仔细观察着，还好，打从坐到莲花座上那一刻起，太后老佛爷就纹丝儿没动。要么怎么说是老佛爷呢！

李莲英朝岸上瞟了一眼。

岸上的文武百官，黑鸦鸦地一片，他们不停地叩首，不停地呼喊。

龙舟慢慢地朝岸边划过去。李莲英把头凑到慈禧跟前，悄悄地说了句：“老佛爷，到了。”

“到哪方地界儿了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慈禧连眼皮都没动。

“老佛爷，咱这会儿是到了大清国的地面上了。”

“大清国？”好像大清国是什么地方，慈禧太后都不知道了。

“是，是大清国。”李莲英说：“您老人家不下去瞧瞧？听说这儿风调雨顺，物阜民丰，天下太平啊！”

“噢，还有这么块地儿？难得呀，那咱就下去瞧一眼吧。”慈禧说着，把一只手抬了起来，李莲英蹲下，让自己的肩膀凑过去，慈禧的手正好搭在他的肩上，李莲英用肩托着，他和太后一起站了起来。

“起驾！老佛爷下凡了！”李莲英拖着长腔喊着。随即，他又悄悄地朝岸上做了个手势。

站在岸上的太监二总管崔玉贵看见李莲英的手势，便举起自己手中的号旗一挥。站在湖岸边的掌旗太监们一个个举起自己手中的小旗，红红绿绿的小旗一直淹没到岸边的丛林里。

刹那间，上千只鸽子从丛林中腾空而起，接着，又是一群鸽子从对岸飞了起来。鸽子们带着哨声划过天空，在湖面上翻飞翱翔。

当慈禧从船上走下来的时候，跪迎在岸边的文武百官竟如颠如狂地呼喊，磕头如捣蒜。

“老佛爷！老佛爷！老佛爷万寿无疆！万寿无疆！”

慈禧轻移莲步，学着观世音菩萨的样子，扬起手中的柳枝，朝群臣的头上挥洒着，给他们赐福。

荣禄磕头的时候看见了李莲英的那双靴子，他趁机扯了下李莲英的袍角。李莲英看了他一眼，荣禄面露焦急，朝他使了个眼色，可李莲英未做任何反应就走过去了。他不是没看见荣禄的表情，而是顾不过来， he 现在是“韦驼”，得跟着老佛爷往前走。

路边的崔玉贵又扬起手臂。太监们又依次举起手中的小旗。

数十只身着猴衣的小猴子吱吱喳喳地，举着寿桃蹦跳着从远处跑了过来，一到路边，小猴子们就朝慈禧作揖磕头。

李莲英指着猴子们说：“老佛爷，您看。”

挂在路边树枝鸟架上的鹦鹉和八哥们，也七嘴八舌地叫开了“老佛爷万寿无疆！”

李莲英又说：“老佛爷，您听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十余只仙鹤欲飞似跑地从远处奔来，到了慈禧一行的身边，竟挥舞着翅膀，驻足不动了。人们感叹未止，五头披红挂彩的大象，慢悠悠地跟在后面走来，又慢悠悠地跪下。

“老佛爷，您瞧！”李莲英好像自己也没料到一样，语气中含着激动。“老佛爷，您可真是老佛爷！，您瞧，百兽们都知道老佛爷您下凡了，一齐向您朝拜呐！”

慈禧面露喜色：“赏！”

李莲英扯着嗓子喊着：“老佛爷说了，赏！”

一声令下，太监们把准备好的水果抛了过去。

慈禧飘飘欲仙了，在她身后的文武百官，亦步亦趋，跟着她朝前面走去。

李莲英这才松了口气，训练这些猴子大象用了足足有半个月的时间。还好，今天的场面到这会儿总算没出什么纰漏。

就在慈禧太后慢悠悠地在“大清国”的地面巡视的时候，二总管崔玉贵已经满头大汗地跑到园子里那个大戏台了。太后马上就到这儿来看戏了。他一跑进来，就像打拍子似地挥动双手，楼台上的锣鼓家什一下子敲起来，台上台下的优伶们像听到命令一般舞起来、唱起来。

慈禧进来以后坐到戏台对面的明堂里。因为今天她是观世音菩萨，所以御座四周都以莲花环抱。

戏台上下的优伶们舞了一遍，唱了一遍之后，又齐刷刷地跪倒，高呼：“老佛爷万寿无疆！万寿无疆！”

“赏！”慈禧太后的嘴一闭上，李莲英的嘴马上张开，也喊了声“赏！”

太监们抬着早就准备好的满满两大筐银币，从四面八方朝戏台上下抛去。顿时银币翻飞，如下雪一般。

趁这工夫，李莲英走到荣禄跟前。他知道如果不是要紧的事儿，荣禄不会在园子里扯他的袍角。

“荣中堂，有事儿？”

“大总管，我有要事得面见太后。”

李莲英犹豫了一下，“这时候，不大妥吧？”

“实在是十万火急。”荣禄说。

这时，银币撒得差不多了，满台满地，白花花的一片。“待我瞅机会吧。”李莲英说完这句话，几步跨到殿门口，朝里跪下，“谢老佛爷！”随着他的一声呼喊，戏台上下的人也跟着一起呼喊起来。

喊完，李莲英站起来，拔腿进殿。

此时，楼台上孙小楼扮演的赵云进场了。孙小楼是当时京城

的名角，也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几个名伶之一。可是，得知大沽炮台失守的几个大臣们这时已经没有心思看戏了。

赵舒翘问：“荣中堂，大沽炮台果真失守了？”

“这还能有假！”荣禄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边说。应该说，此时此刻的大清国没有谁会比荣禄更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了。大沽炮台失守，洋兵进京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。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，火烧圆明园，就是攻占了大沽炮台，从天津一路打过来的。那时候还有僧格林沁的大兵阻击呢，现在，作为统帅大清国最精锐部队的北洋大臣，他深知自己的那点兵力，连抵挡一阵的能力都不会有了。可事到如今，这里还如此歌舞升平，浑浑噩噩。

“那，那大沽炮台一失，不等于门户洞开，洋人不就长驱直入了吗？”

赵舒翘的话音刚落，刚毅就接上了：“老赵，你怎么也跟着胡咧咧？你说，到底是义和团的法力厉害，还是洋鬼子的枪炮厉害？”

刚毅刚一张嘴，赵舒翘顿时敛声屏气地嗫嚅起来：“这、这、这……”

赵舒翘是经刚毅引荐进入内阁的，照惯例，他们之间就有师生之谊了。但这个赵舒翘虽然看起来是个堂堂的汉子，说话声如洪钟，办事也还明白，只是一到关键要紧的时候，他既怕得罪这个人，也怕得罪那个，说话时舌头就卷不清了。这时他心里只明白一件事儿，荣禄和载漪较着劲呢，他站在哪边都不好。

刚毅说：“不要一有风吹草动，就长洋人志气，灭我中华威风。”

赵舒翘明白这是刚毅以师者之尊在教诲他，便连连点头：“是，是这个理儿。”可说完了，他又扭头看了眼荣禄。

荣禄一脸冷峻。

端坐在御座上的慈禧太后，一直眯缝着双眼，听着戏台上孙小楼的唱腔，一只手还轻轻地在打着拍子。李莲英瞄了半天了，可总也找不到工夫跟慈禧太后说话。

半晌，慈禧太后的眼皮翻了一下。李莲英立刻朝身边的宫女们摆了下手，宫女们马上端茶过来。李莲英接过茶，双手捧给慈禧。

慈禧的眼皮就翻了那么一下，李莲英便明白太后要干什么了，要么怎么是大总管呢！

慈禧喝着茶，李莲英觉着这会儿可以说说话了。荣禄托付的事儿，也不是闹着玩的。不过他尽量地调整话音，调整到像台上的唱戏似的。

“老佛爷，荣禄荣大人在外面候着，说是要有要紧的事儿要回老佛爷。”

“荣禄是谁呀？”慈禧太后拖着长腔问。

李莲英明白，太后的戏还没演够，他这会儿还得跟着演下去。

“回老佛爷，荣禄是大清国的文渊阁大学士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这个人可是大清国第一等的要人了。”

“噢。那我问问你，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啊？”

慈禧的腔调也跟唱戏的差不多。

“这，这，老佛爷，这得老佛爷您看了，您看着他要像个好人，那他他就是好人，您要是看着他像个坏人，那他就一定是坏人。”

“那我就瞧瞧他吧，让他进来。”

李莲英“喳”了一声，三步并作两步奔出殿外。

一会儿，他把荣禄给带了进来。

“奴才荣禄拜见圣母皇太后。”荣禄喊完以后，跪在那儿半天没听见慈禧答话，他抬起头朝上望了一眼，慈禧纹丝儿没动，连

眼皮儿都没眨一下。他愣了一下，是不是锣鼓太响了，太后没听见？他又一次磕头高呼：“奴才荣禄拜见圣母皇太后。”

慈禧依然如故，像压根儿就没听见似的。

荣禄不解其故，抬头看了眼李莲英。李莲英这时正紧着向他使眼色呢，荣禄好半天才明白过来，急忙俯首，又一次高呼：“奴才荣禄拜见老佛爷，祝老佛爷万寿无疆，万寿无疆！”

这就对了，慈禧睁开了眼。

她现在要听人家都叫她老佛爷，慈禧演戏，大清国都得陪着她一道演戏，演得还得像真的一样。慈禧“嗯”了一声，这是示意让荣禄说话。

荣禄赶紧回话：“老佛爷，天津的大沽炮台失守了。”

慈禧没什么反应，她还在入神地听着台上的孙月楼。李莲英听到这话，脸色可是一下子吓得煞白。

荣禄几乎是拖着哭腔，“老佛爷，洋人的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啦！”

慈禧说：“那块儿不是有十万天兵天将守着的吗？他们怎么能攻下呢？笑话！”她还沉在老佛爷的角色里，荣禄和李莲英却吓傻了。

李莲英几乎是贴着慈禧太后的耳朵悄声说：“老佛爷，这、这可是真事儿。”意思是说，这可不是演戏了。

慈禧想了想，这才回过味来，“你刚才说什么了？”

“回老佛爷的话，洋人的联军已经攻陷了大沽炮台，守将罗荣光也殉国了。”荣禄一板一眼地说。

“真的？载漪昨儿还跟我说万无一失呐。”

“这事儿奴才怎敢胡说呀？这是裕禄刚从天津送过来的折子，老佛爷请看。”荣禄掏出奏折，呈上。

慈禧看了会儿折子，脸色变了，“停了，别唱了！”

李莲英“喳”了一声，走到殿门口，他两手一挥：“停！”他的话声刚落，锣鼓丝竹之声顿时消失。人人狐疑惊悚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又不知道这错儿会轮到谁的头上。刚才还喜庆热闹，锣鼓喧天的场面一下子变得十分的寂静，充满了杀气。

慈禧脸上的慈眉善目完全消失了，她双眉紧蹙，腮边的肉微微抖动。李莲英看得明白，太后这是动了肝火了。

“把载漪给我叫来！”

李莲英“喳”了一声，就出了殿门。

“太后老佛爷，大沽炮台失守，天津就难保了，天津不保则我京畿之地就危在旦夕了。”荣禄说。

慈禧只是喘着粗气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荣禄擦了把脸上的汗水，“奴才刚才惊了太后老佛爷，要不是情况紧急，奴才就是有一百个胆儿，也不敢在这时候来扫太后老佛爷的兴。”

慈禧还是一句话也不说。

载漪随着李莲英走进来。“奴才叩见老佛爷，奴才祝老佛爷万寿无疆，万寿无……”

慈禧打断了他的话，“得了吧你！我问你，大沽炮台失守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奴才回老佛爷的话，奴才不知道这件事儿。奴才昨天还得前线战报，我义和团的弟兄们在大沽口英勇奋战，大师兄张德五手挥大扇，只煽了几下，就把两艘敌舰掀入了海底。”他抬起头看了眼慈禧的脸，又接着说了下去。“后来，大师兄张德五为保万无一失，又调来十万天兵天将守护大沽口，可说是铜墙铁壁了，怎么会丢呢？”

载漪说的头头是道，义正辞严，连慈禧太后听到这儿，也疑惑了。是啊，昨天还好好的事儿，今儿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“要这

么说，它不该丢啊？”慈禧说。

“就是，奴才也觉着这是个怪事儿。不该丢，也不会丢！”载漪说。

荣禄说：“不是会不会的事儿，它就是丢了！”

载漪说：“老佛爷，现在二毛子们整天造谣，保不齐这条消息就是二毛子们造出来的。

荣禄说：“裕禄可不是二毛子，这消息可是裕禄……”

载漪抢着说：“大师兄可没给我送这个信儿。”

慈禧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的争论，“行了行了，都别争了！回去把这消息核对了，再来回话。”

慈禧这时真希望载漪能拿出一条有力的证据，告诉她，大沽炮台还好好的，荣禄刚才的话全是胡说八道。因为这条消息实在太要命了，她都不敢顺着这条道儿再往下想。

一张用墨勾画了个大王八的纸，贴在宜光殿书房内的墙壁上。那王八背上写着“袁世凯”三个字。纸上已经插上了两个飞镖，不过都离王八远了点儿。又一只飞镖飞来，可是没插上，咣当一声掉到了地上。

投镖人就是当今大清国的皇上光绪。飞镖没有投中，他有点气馁也有些气愤，恶声恶气地骂了句，“王八蛋！”他喘了口气，又拿起一支飞镖，瞄着。

这时，他的贴身太监王商走了进来，轻轻地唤了声：“皇上。”

光绪“嘘”了一声，此时在他的眼里，只有眼前的这个王八最重要了。他瞄了很久，才把飞镖投了出去，这回成绩不错，飞镖扎在了王八的一只腿上。

光绪几乎是欣喜若狂，“扎上了！扎上了！……王八蛋！大王八蛋！我总算把你给扎上了，看你往哪儿跑！”